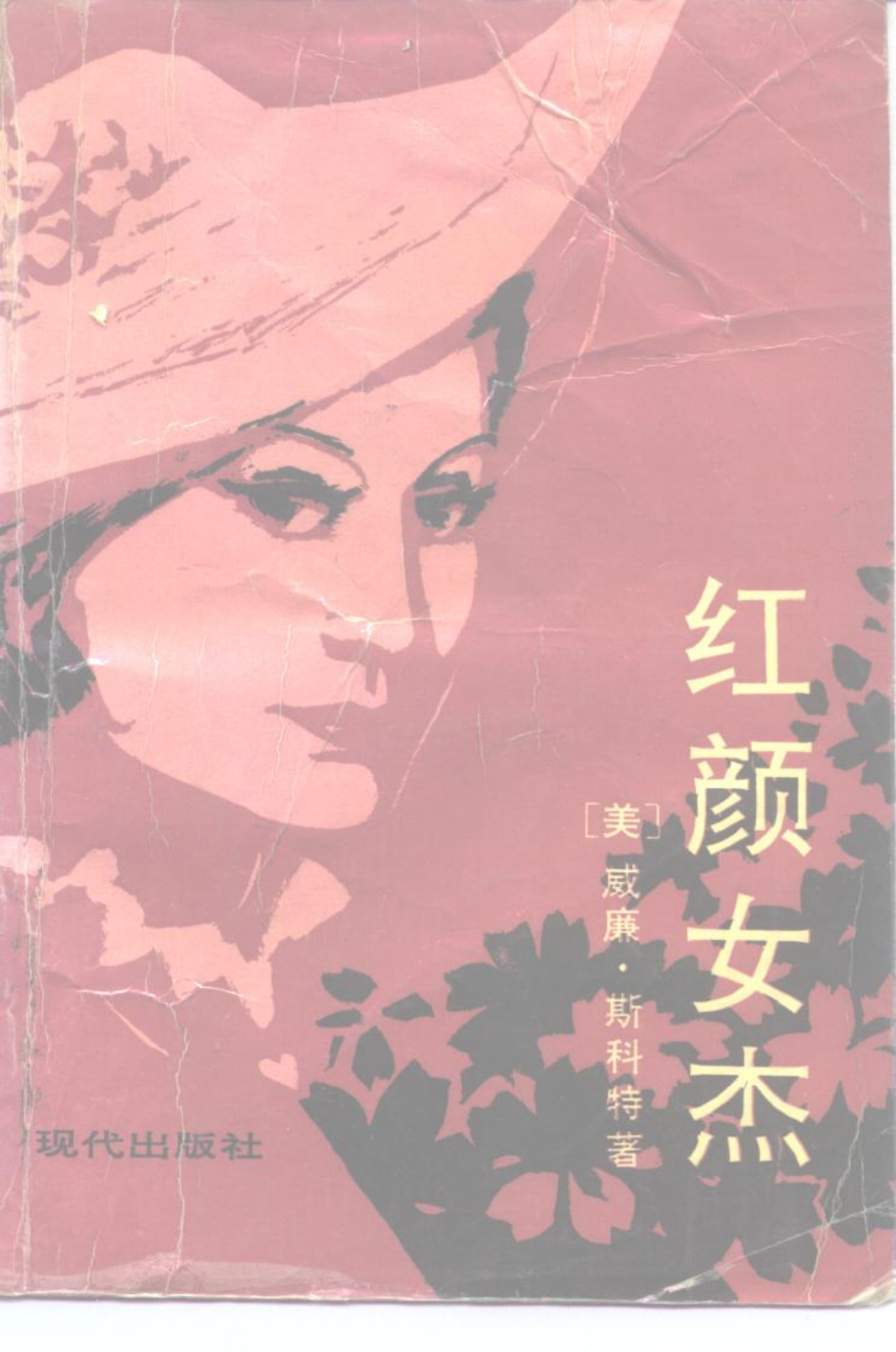




红颜女杰

[美] 威廉·斯科特著

现代出版社

红 颜 女 杰

〔美〕迈克尔·威廉·斯科特著

张 林 生 译

刘 煜 宗 校

责任编辑：沈威

D174/19

红 颜 女 杰

现代出版社

(北京安华里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大兴东方红印刷厂印刷

字数380,000 开本787×1092 1/32 18印张

1989年4月第一版 1989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1,000

书号：ISBN 7—80028—048—9/1.009

定价：5.80元

卷 一

1

1839年。中国南方广东省省会广州。这里物产丰富，人口拥挤；港口一带有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狭窄居住区。根据清廷法令，除南中国海上那块小小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之外，这是准许外国人居住，并同中国进行贸易的唯一地方。港口区在珠江三角洲上，距海不到75英里，英、美、法、西班牙、丹麦、荷兰和瑞典的各国商人都把船只泊靠在这里卸货，然后，再把西方所需要的珍贵商品如茶叶、丝绸和瓷器装满船仓。这个东方立足点极不稳定，因为黄埔港这块锚地实在是太有限、太拥挤，而且紧挨着广州城墙的外商租借地——货栈和住宅——只占15英亩的中国土地。

外国人工作起来困难重重。眷属不准进入广州的外国人租借地，因此，丈夫来此经商，他们的妻子却不得不住在澳门。商人们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除了保护英国商船的皇家海军中队指挥官、驻扎在三角洲的海军少将威廉·亚历山大爵士外，很少有人获准通过警卫森严的租借地大门，而进入广州城。外国人还被迫去和一位有声望的中国人宋潮竞争。

宋潮是满族人，属第三等级^①。他拥有三个货栈，很有钱，而且，是道光皇帝恩准与外国人做买卖的小团体“公行”的首脑。

广州城外的外国长期住户对宋潮倒没有什么怨言。在交往中，宋潮为人正直，诚实可敬。尤其是他的女儿宋莱稚，更是众口一词，堪称他们所见到过的绝色佳人。宋莱稚有时在大管家阿凯的陪伴下，也到她父亲货栈的各个办公室走走，因此，人们对她的称颂，也为有幸见过她一面的船长和新来者所热情赞同；从年事最高的商人或外国租借地领导人，到年纪最轻的普通水手都认为，不论用哪个国家的标准衡量，莱稚都是高雅娴静、无与伦比的。

莱稚祖籍华北，所以，个子比多数广东人要高很多。她身材苗条，胸部丰满，柔而纤细的腰，长而秀美的腿，真是风姿绰约。她总是穿着裁剪得体、深为中国上层人士所钟爱的高领丝绸旗袍，大襟通常用金银线绣花，下摆的边叉开得高高的。一头乌黑锃亮的秀发披在双肩，颧骨隆挺，使面庞显得轮廓分明。用淡色唇膏略加涂抹的双唇，丰润而诱人，却又总是显得那么端庄。然而，最吸引人的，还是在浓睫黛眉之中那对闪闪发光的大眼睛，它们看上去就象是阳光下的深色紫罗兰。少数被她目光直视过的人，都曾被惊得如痴如呆。

除了她家的朋友威廉爵士之外，到黄埔货栈或代理处办事的人谁都不能接近她。在她身边，有经常追逐左右的阿凯，还有一位来自新英格兰的寡妇萨拉·阿普尔盖特。此人性情乖戾，脾气执拗，在莱稚24年岁月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由

① 除皇室和学院派学者外的最高等级。

她卫护着，由她任家庭教师。外人对萨拉女士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完全料想不到，莱稚居然会讲一口流利而纯正的英语，就象她的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一样，说得那么到家。

关于这位少女，流传着种种谣言。有些人发誓，说她不是宋潮的女儿，而是他的姨太太；另一些人坚持，她是那位决心要查禁鸦片的新任广东总督林则徐的情妇。在广州，只有一个人——欧文·布鲁斯——对这些谣传表示怀疑。布鲁斯是靠非法输入鸦片而发横财的一名苏格兰人。他有理由相信，莱稚已经同美国人乔纳森·雷克赫尔订婚。雷克赫尔就是建造不同凡响的快速机帆船、而给世界贸易带来一场革命的那位船长。他曾在广州住了一年，而且同宋潮关系密切。一次，布鲁斯看到莱稚同年轻的雷克赫尔——他不共戴天的仇人——在一起，从两人互换的眼神中，他知道，他们的关系已经异常密切。

但这个苏格兰人无法证实自己是否猜对了。乔纳森和莱稚实际上已互许终身。她戴着他为她定做的金戒指；而她赠送给他的，是一块昂贵的玉佩。乔纳森的家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他家五代都在那里造船。乔纳森离开广州回家已经两年。宋潮已等得不耐烦了。

宋家豪华的宅邸坐落在广州城郊的一丘小山上。外面围砌着石墙，里边是各式建筑，其中有一幢小巧玲珑的餐厅。一天，在用餐时，宋潮对女儿说：“两年时间不算短了。要是他在合乎情理的时间之内回到你身边，我同意你和他结婚。可是，³一等两年，就有点不合情理了。”

“我们彼此倾心相爱，”姑娘平静地回答说，“他一定会回到我身边来的。”

“但愿如此。”宋潮用筷子从瓷碗里夹起龙虾段，语气里

流露出某种怀疑，藏在宽边眼镜后的双眼，显得深不可测。

莱稚向萨拉女士求援：“您记得乔纳森的表弟查尔斯·博因顿上次从伦敦家里来这儿，不是对我们说，乔纳森一心只想着我吗？”

“我记得清清楚楚，”萨拉·阿普尔盖特回答得很干脆。

“但那已有好几个月了。乔纳森上次看到你时，他对你的诚意，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不过，他父亲很有钱，他的快速机帆船“飞龙号”使他本人也很富有，况且，对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来说，会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兴趣爱好。我并不是说，乔纳森是个朝三暮四的人。你听我说，我真的不以为他是那样的人。但是，即便怀着最正直、最高尚的愿望，他也还是有可能被家乡的什么人迷住的。这种事，我看得多了。”

“决不会！”莱稚激动地说。她紧握双手，修长的染色指甲插入掌心。她正在吃最喜欢的海鲜烧竹笋，可一下子，什么胃口也没有了。她无法自制，于是便请求退席。

萨拉女士深为这个受爱情折磨的姑娘而难过，就点头同意了。

莱稚离开饭桌，出了餐厅，沿砖路走过姹紫嫣红的花圃，顺着水面铺满睡莲叶的小池塘，穿过由玲珑剔透的小桥相连的几个精妙的人工岛，回自己的塔形小房去。

“宋潮，”萨拉女士埋怨起来：“你知道，只要一提到乔纳森有可能不回来，她就会心烦意乱。”

“那么，他为什么现在还不来？”宋潮固执地回答说。“我还不愿告诉他，今天早晨，有一艘雷克赫尔—博因顿公司的快速横帆船，从荷属东印度群岛驶进黄埔，乔纳森不在船上。船长承包了荷兰胖子的一些业务，驶离雅加达已有好几

个月了。我向船长打听乔纳森的消息，船长说，他没有得到家里的任何信息。这完全是不值一驳的托词。我因为与荷兰胖子有生意上的往来，甚至还给他写过信，可乔纳森的情况，他也说不清楚，只是说，他造的船棒极了。这一点我早已知道，还用他说。”

“哦，天啊！”这位头发灰白的妇女午餐时只喜欢吃蔬菜，所以，给她做的菜没有别的。只是今天，她懒得动筷子。“我在这儿生活了多年，结识自己的美国同胞太少，但我仍然自信，我还是善于分析人的品行的人。我可以担保，乔纳森是用情专一、坚贞不渝的。”

宋潮注视着对面墙上镶嵌着金银色小龙的瓷砖，说：“我本人也喜欢他。在造船设计方面，他是个天才；作为船长，他也极为称职，他还是一位非常精明的商人。不过，所有这些品质，并不一定说明，他会对一个女人，对任何一个女人，绝对忠诚。”

萨拉说：“我希望，时间将证明，你是错误的。”

他把眼镜摘下来，慢慢地用一方原色亚麻细布擦拭着“能由着我们愿望来支配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

“哦？”他话音里的某种语调，把萨拉的血都给凝住了！

“今天下午，”他说，“我将在办公室接待布拉嘉侯爵、曼努艾尔·塞巴斯蒂安先生。”

“澳门的葡萄牙总督。”显然，她不喜欢这个人。“关于他的为人，我有所见闻。我很高兴，你没有把他带到家里来。”

宋潮默然一笑：“这位总督大人，因不准许他进入广州城而气得发抖。他不仅是一位有钱的显赫贵族，而且还因为他在澳门的地位，他自恃在东方是职位最高的欧洲人。当

然，我可以替他办一张客访通行证，只是，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尚无此必要。”

“你同曼努艾尔先生的事，和乔纳森·雷克赫尔有什么关系？”萨拉问道。

这位有权有势的商人叹了一口气：“他来信要求会见，说明要同我商量私事，而不是谈生意。”

萨拉女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气嘟嘟地说：“他总不至于对莱稚感兴趣吧！”

“你可以回想一下，维多利亚女王生日那天，威廉爵士在他旗舰上举行招待会。布拉嘉侯爵乘坐护卫舰从澳门来到黄埔，据我所知，它是这个吨级葡萄牙舰只驻在东方唯一的一艘。那次我就注意到他的目光一刻也不离开莱稚。”

“他肯定已满45岁了，差不多是她年龄的一倍。”萨拉说，“他傲慢、肥胖，吃起饭来像只猪。此外，我还听说，我相信你也一定听说了，他统治澳门的种种劣迹，残酷，暴戾。”

“对那些流言蜚语，我不屑一顾。”他回答，有点不高兴。“我只知道，曼努艾尔先生是葡萄牙上层贵族之一，而且通过他姐姐与葡萄牙王室联了姻。他所拥有的巨大城堡和宫殿，至少在半打以上。他是一位豪富，还有，他是个单身汉。”

“你还可以肯定，在他澳门的宫殿里，他还有半打广东姨太太。”她轻蔑地说：“即使今天有消息说乔纳森·雷克赫他死了，你也可以给莱稚找到一个比布拉嘉侯爵更合适的丈夫！”

“由于遗传，也由于你和我对她的抚育，萨拉，给她找一个合适的丈夫可并不那么轻而易举。我和她已故母亲的身

分，决定了她属于满族的第三等级。只有皇室和那些献身于学术而抱独身的学者，才能构成更高等级。在第三等级里，我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能与她般配的，倘若让她同一个较低等级的满族人结婚，我觉得丢脸。这正是我并没有过分反对她同乔纳森结婚的原因之一。另外，不管怎么说，你和我毕竟让她接触了许多西方的生活习惯。她太聪明，受的教育太高，如果她的生活比嫁给省政府的某位蠢官作姨太太的生活好不了多少，她是不会满足的”。

“试问，她同那个葡萄牙人能生活得更好吗？！你替她想想，除乔纳森·雷克赫尔之外，她能同任何人生活得快乐吗？”

宋潮知道，她是对的，因此，找了一个体面的理由来打圆场。“几千年来，”他说：“中国的女儿们都是由她们的父亲来为她们择婿结婚。地位远比幸福更为重要。大多数人在订婚之前，甚至从未见过她们的丈夫。决定莱稚的美好前程是我的责任。”

萨拉·阿普尔盖特本来以为，她已开始了解宋潮，然而，各自不同的背景，好象在他们之间筑起了一堵厚墙，要彼此沟通是不大可能的。

宋潮用一碗漂着菊花花瓣的清香的水漱嘴洗手，然后，摇了一下带有象牙雕柄的蛙状银铃，站起身来。

一会儿，身穿宋家紫色号衣的八名轿夫抬来轿子侍候。跟在后面的是体格魁梧的大管家阿凯，他全身着黑，皮带上挂着一把双刃弯刀，这把刀在靠近刀柄处很窄，越到刀尖越宽。刀柄的装饰，看起来似乎是些毫无意义的符号，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硬木柄上所刻的怪兽，表明阿凯属于一个秘密的“牛社”。“牛社”是一个强大的爱国组织，它效忠于朝

廷的利益。为此，可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包括非法手段。

萨拉没有机会同阿凯单独说话，但她有意地看了他一眼。

阿凯立刻领会到，出什么问题了，并且，可能与他俩都效忠的菜稚有关。他微微点了点头。

临进轿时，宋潮又向女家庭教师嘱咐一句：“不准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告诉我女儿，暗示一下也不行。”

宋潮同其他住在山上、拥有漂亮宅邸的人一样，认为象他这样有名望的豪富，倘若步行经过闹市，到他滨水的办公室去是有失身份的。轿夫到山脚下，就得在人群中挤过去。街道很窄，两旁多是一排排用粘土、石块和水泥建成的小屋，拥挤不堪，常常是全家老少同住一间房，很多家庭没有象样的设备。房顶上开个洞，就算是烟囱，小屋后面的水沟，成了倾倒垃圾、粪便的场所。妇女们尽心尽力，想把家弄得干净些，但是，要晒干洗好的衣服，只能把它们搭晾在斜房顶上。孩子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得在街上玩耍。成群的野狗到处游荡。大多数人家宠爱逮老鼠的猫，免得老鼠繁殖成灾。小孩子常常是光着屁股，要不，就围一块破腰布。

大庙和衙门所在的广场很大。楼外大都种有一排排的荔枝树。迷信的人认为，荔枝树是神圣的。即使在这里，也到处是人。跳舞的、玩杂耍的、卖唱的，都在露天表演，挣几个铜板糊口。而众多的小贩，有卖炒栗子的，有卖烤肉串的，还有将馒头浸在水牛的奶里，然后用油煎了卖的。到了露天市场，人群更是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算命先生和卜卦人居住和摆摊的那几条街，简直水泄不通，就别想挤过去。

清廷士兵穿着满是灰尘的黄色号衣，扛着老式前膛火铳

枪，三五成群地来回巡逻。人群为他们让道。阿凯走在轿子前面。只见他熟练地在头顶上方不停地挥舞弯刀，方法简便，路也就给清出来了。

宋潮和大多数贵族不同，他不用洒香水的手帕捂鼻子。他了解老百姓。尽管经济地位悬殊，但他自认是他们中的一员。人味、汗味、炒栗子味，混合着小劈柴炉子上做菜加的蒜、葱、和大料味；有的人家，就在狭窄的房前大街上做饭。这就是中央王国的本质。宋潮忠于皇帝和他的臣民，憎恶那些企图欺压这个民族的外国人。老百姓勤劳、坚韧，但没有文化，把希望寄托于冥冥来世。他痛恨那些从印度弄来鸦片的外国人，以及用银元去购买鸦片的中国叛徒。这种毒品先使人上瘾，再慢慢夺去人的生命，进而威胁到他所珍视的文明。因此，他完全同意他的朋友、新任清廷总督的主张：这种陋习必须制止。

但究竟采取什么手段，他们的想法确实不尽一致。总督要严惩供毒者，而宋潮对此却不敢苟同。供毒者是外国人，他们的战舰和大炮，远比中国的武器高超，所以，他主张集中力量对付国内的走私犯，以及那些将鸦片兜售给没钱购买的穷苦人的不法贩子。好吧！这个问题很快就会见分晓的，除非林则徐做得太过分，把英国人、法国人抓来审判、处决。如果真的把他们抓起来——而洋鬼子对他们的公民被杀或者被凌辱，是非常敏感的——那就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事情了。有必要再次找总督谈谈，甚至不惜用比上次更加激烈的言词，力劝他不要去触怒欧洲各国政府。

在轿子里，宋潮向椅背靠靠，心想，倘若他果真步行到办公室去，将会出什么事呢？钱夹马上就会被扒走，大衣上的银扣子也会不翼而飞，或许，连他身上这件昂贵的软绸

袍，也会被撕去一块。说实话，广州人并不凶恶，但贫富太悬殊了，那些饥肠辘辘、贫病交加的人，实在经不起这种诱惑呵。

轿子抬到了祈年门。这是一座塔状石砌拱门，上面雕着象征皇室的龙、菊图案。满族人统治这个中央王国200年来，一直以菊花为皇室的御花。负责警卫的百人卫队长举刀立正，他的部下则擎火绳枪致礼。

宋潮笑着点点头，尔后，从轿子里下来，总算有机会舒展一下腿脚了，接着，便经过外国人租借地，来到他的办公室。陌生人看到这位身穿玄色软缎袍、头戴与之般配的瓜皮小帽、足登绣鞋的中年人，不会想到，他会是道光皇帝臣民中最有影响的一个人物。

他拥有三个货栈。办公室设在最大那个货栈的二楼，室内陈设几乎同他家里洽谈商务的办公室完全一样：地板上铺着织有阴阳图案的厚地毯，窗与窗之间，悬挂着异国花草，但是，四壁却空无一物，为的是在工作时，不分散他的注意力。家具有四个大蒲团，每个蒲团上，都放几只丝织软垫。在宋潮用的蒲团两边，是两张大桌子，桌子腿雕着神话故事中的人物。桌面上堆着羊皮纸文件，以及各种刻写好了的腊纸。

他又擦了擦眼镜，拿起与外国人作交易的每日清单。不出他所料，最大宗的买卖，是同目前在美国码头停泊的雷克赫尔和博因顿公司的快速机帆船之间达成的。

宋潮皱了下眉头，向窗外的那艘精巧的船望去。他早就知道，船是乔纳森·雷克赫尔设计和建造的。此时，他觉得心烦意乱。他真切地感到，在感情上与乔纳森接近。这位年轻人逐渐地得到他的信任，经过一番犹豫之后，他终于首肯

他为自己未来的女婿。莱稚是他的独生女儿，虽然她永远不会因花钱而发愁，但他所关心的主要是她的前程。

他当然不能无限期地等待乔纳森回到中国来。他准备再给这个年轻美国人宽限六个月的时间。倘若那时他还不会回来接新娘，那就得为她安排另外一宗婚姻了。

一个职员上来禀报，布拉嘉侯爵已到。宋潮站起来迎客。

曼努艾尔·塞巴斯蒂安先生按照葡萄牙的习俗，穿一身西欧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流行的时装：贴身丝织短裤紧裹着肥胖的躯体，更使他臃肿不堪。燕尾服和配套背心上绣有条纹，金扣子熠熠生辉，就连鞋上的扣子也是金的，显而易见，他酷爱金子。一只手上戴一枚大图章戒指；另一只手戴的是两只宝石戒指。他下颚垂肉，眼下道道深坎，表明他嗜酒好食。他前顶头发稀疏，显得比实际的四十五岁还要大些。但双眼却很敏锐，什么都不放过。非常清楚：澳门总督不是个笨蛋。

两个人互相鞠躬。宋潮对西方习惯是很熟悉的。在请客人入座之前，他先伸出手来与客人握手。寒暄之际，男仆端上一壶茶。这不是一般的香茗，是只在招待豪门贵族时才用的。这种茶实际上没有颜色，倒入半透明的薄瓷杯时，看起来就象是白开水。可是，它的味道和香气却异乎寻常。这种茶收获量的一半，必须进贡北京，供皇室专用。宋潮只对最重要的客人才用这种茶款待。

曼努艾尔先生用带有浓重葡萄牙语腔的中国官话，终于说出这次来访的目的：“我希望很快能得到一张进入广州城的签证，因为，我急于要到府上造访。”

“啊。”宋潮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在维多利亚女王生日的庆祝会上，我极其荣幸地遇到了您的女儿，”葡萄牙人用舌头舐了舐厚嘴唇，接着说：“您当然知道，她的美貌是盖世无双的。”

“是啊，很多追求她的人都这么说。”宋潮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腿交叠着坐在那儿，活象一尊石雕菩萨。

“她现在还没结婚，真是难以理解。人们认为，许多人都向她求过婚。”

“确实有不少人。”宋潮承认，然后微微一笑，说：“她不想结婚，都是我给娇惯的。此外，阁下无疑也知道，找一位和她般配的人并非易事，我不能容忍她和某个名利之徒结合，要选择一个与她门当户对的丈夫不容易啊！”

总督问：“您是否能允许她和另一个国家的人结婚呢？”

宋潮认为用不着隐瞒，便坦率地说：“那完全要看那个人怎么样了。”他心里想的是乔纳森·雷克赫尔。

曼努艾尔先生放心了，胆子也大了起来。“那么，我愿意做一个求婚者。800年来，我的祖先一直是在我国贵族中身居高位，当然，按照你们的标准，800年时间不算长。我知道，您家道殷实，但是，我比您更富有，这绝不是吹嘘。在整个欧洲，能与我的财富相攀比的人，不会超过一打。”

中国主人不耐烦地点点头。他早已知道这位贵族的地位。

“您的女儿如果做我的妻子，她的地位将仅次于皇室成员。我会让她按着自己的意愿，重新布置我的众多宅邸。我也愿意允诺，等我将来离任回葡萄牙后，我将定期带她到广州来看望您。亲爱的宋潮，在我们家，您当然永远是受欢迎的。还有，她可以拥有一切合乎她高贵地位的服装和珠宝。她还可以有较今日更多的仆从来侍候她。”

您很慷慨，“宋潮不得不承认。“关于她的嫁妆，您是怎么想的？”

曼努艾尔先生笑了，他笑得很温和。为这次求婚，他颇费了一番心机。现在，有机会亮出他的王牌了。他不动声色地说：“我不要求任何嫁妆。我已经有很多财产，不需要再增加了。您女儿肯嫁给我，已经是足够宝贵的了。”

如此慷慨大方，宋潮印象深刻。在同欧洲人的交往中，他深谙东西方习惯真是千差万别，吻合之处少而又少，但在嫁女儿、陪送嫁妆这一点，两个世界却是共同的。当然，莱稚的幸福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但是，任何商人都会忽视如下事实：同意这位葡萄牙贵族的建议，便可节省好几千枚银元。这宗求婚确实太诱人了。

为了核实对这项非同寻常的条件理解是否有出入，宋潮问道：“您是说，放弃这笔嫁妆？”

澳门总督知道，他已赢了一分。于是，笑着说：“非常乐意。”

即便莱稚认为，她深深地爱着乔纳森·雷克赫尔，曼努艾尔先生给的条件也应予以慎重考虑。“我要坦率地告诉您，”宋潮说。“我女儿有一个心上人，虽然，她已有很久没见着他了。自然，她会按照我的意思去做的，不过，我更喜欢看到，她同您结婚是出于她自己的自由意志。”

“当然，当然，我也是这么希望，”曼努艾尔先生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请带着小姐到澳门去玩。你们将是我的贵宾。我相信，一旦有机会同我结识，她会同意我们的结合的。”

看来，比起他的财富和权势来，他的才智也并不逊色。宋潮心里更看重他了。他说：“我极为愉快地接受邀请。”

曼努艾尔先生深信，这位女郎已归其所有了，禁不住咧嘴一乐。

然而，宋潮了解他的女儿，他可不那么乐观。要放弃乔纳森·雷克赫尔，而去接受一个她不了解的人，尚需进行一场长期的、艰难的斗争。

澳门与莱稚所看到过的任何地方都不同。她父亲决定走比较方便的陆路。随从人员有萨拉·阿普尔盖特、阿凯，以及二十名全副武装的警卫。路上走了两天。到达南中国海海岸这块小小的葡萄牙殖民地时，他们好象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严格说来，他们仍在中国境内，因为葡萄牙要使用这块领地，每年必须向中国皇家国库缴纳租金，由欧洲来的商船，也必须向设在香港的中国海关纳税。但是，葡萄牙人在澳门已经居住了300年。这种占领创造了独特的气氛。在这里，东方与西方真正地相遇，而且互相融和了。

一座大教堂的尖顶上耸立着十字架，而街对面则是一座规模更大的中国式宝塔，住在澳门的中国人都到这里来顶礼膜拜。瓦顶屋宇，配上雕刻绚丽的阳台，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标准建筑形式，而近旁则是欧式住宅，窗户窄小，房屋结构就象只匣子，缺乏中国人认为是最本质的高雅情调。不过，欧式房屋幢幢带色，蓝、绿、黄、橙，色调柔和，看起来赏心悦目。沿着海边，有一条一英里半长的鹅卵石路，是人们散步的场所。其余的马路也都由鹅卵石铺成。

莱稚对散步的人群，特别是妇女，极感兴趣，因为，除了萨拉女士之外，她从未见到过别的西方妇女。澳门的气候